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原名张光年。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为人谦和，我以“光年同志”称之。

1996年秋，我随巴老的轮椅在汪庄小道上散步，看着满枝头桂花说：“桂花开，贵人到，是个好日子。”果然，第二天光年来到巴老面前。原来，巴老捎信给光年说，抽空到杭州聊聊天。光年来到杭城，下榻创作之家。

光年预定与巴老聊三次，每次半小时。一聊就刹不住了。话题围绕将召开的五次全国作代会。巴老说：“开好会，有利于大局稳定。”光年说，作协多年不开会了，能开就好。作家绝大多数希望安定团结，我相信大会能开成功。

那天，巴老重提自己做不了事了，主席人选应另行考虑。光年劝道，你在作家中威望高，希望继续起旗帜作用。为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在民主选举基础上，巴老仍担任主席。巴老听后没吱声。

次日，巴老和光年就文学现状进行交流。都认为近年的文艺，尤其是小说已超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影响。要多鼓励少批评。光年说，再经过数年奋斗，国家还会前进一大步。巴老听后说，到时中国人可以抬起头了。

第三天是国庆节，巴老叫我取出刚出版的《巴金七十年文选》，然后在扉页所给光年题签。光年见后笑着说：“今逢国庆46周年，那就谈点趣事吧。”说着，光年向巴老吟诵两年前的《八十一岁生日·小诗自遣》（绝句三首）。听后，巴老赞他乐观。光年说画家罗工柳为他书写了“勤奋延年”四个大字，挂在家里。巴老听后说，罗工柳我熟悉。

当晚，汪庄安排夜游西湖。船在湖中荡漾，我见光年面对游人稀少的苏堤诙谐地说：“那也好，让情侣说说悄悄话。你们幸福了，别忘了东坡啊。”巴老点头微笑着。

此时“乒”的一声，一条大鱼跃出湖面碰到船沿。巴老外孙女端端说，一次，陪外公游湖，一条大鱼跳上船头，我们把它“放生”了。我说，“鲤鱼跳龙门”是好兆头。说完，站在二老身后打了张卡……

1998年秋，光年再度来杭看巴老。陆文夫和徐俊西得悉后，他俩分别从苏州、上海驱车赶到汪庄。在杭开会的于光远也捎信给光年，说他早年没见着鲁迅先生而遗憾，希望光年陪他回会巴老。那天，几位文化老人围坐在巴老身边。光年拿出他的新书《文坛回春纪事》介绍起来。听似工作日记，我把它看作是一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

光年与巴老相聚汪庄早已成文坛佳话。去年桂子飘香时，适逢光年百岁诞辰，今年是巴老诞辰120周年，谨以此小文纪念之。

今天的宣纸。

大凡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命长度与宽度。自古以来，有无数生命在完成他的长度与宽度后消失，亦如今天有些村庄、山川、河流，因为外部环境以及内在原因的变化消失于无形。唯有宣纸，从唐至今仍然延续着它的长度、放射着它的宽度。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宣纸的封刀印上部均要盖“官”字，表示已经官方登记；新中国成立后，“宣纸生产联营处”生产的宣纸不能再使用“官”字。走进新社会的宣纸工人一致建议用国旗上的“红星”替代旧社会的“官”字作为“封刀印记”，以示宣纸行业的新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商标法》出台，聪明的泾县人将“红星”注册为宣纸的商标。

据考，最早的纸张出现在西汉，东汉尚方令蔡伦献纸艺被称为“造纸始祖”。而始于大唐的宣纸由于制作工艺极其严苛，狂奔……

从而能保存千年，且随着时间推移，其品质或越来越好，油墨染色能力不减反增。于是，宣纸不仅是一个物理的平面，它还承载着时间和历史的记忆，成为见证者和记录者。

山有文脉何妨称小岭，树生华彩自谦是青檀。由此，“得日月之精华，吸天地之灵气”且举世无双的宣纸，在泾县历经千年，成为厚德载物光耀五洲的响亮名片。

拜谒宣纸圣地，恰逢他乡故交。那日在泾川，我见纸则喜，即想研香墨，邀书友，铺纸泼墨。纸虽不能言，却独识人品书格。书者道：“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宣纸的独具风骨。于是，进宣纸工坊，亦如朝圣。我恨不能邀张旭、怀素，捧一碗“桃花潭酒”，肆意走笔，四尺中堂，六尺斗方，八尺条屏，两丈堂皇，长锋兼毫尽情挥洒，丹青不老，纸寿千年，一任醉意。

昔日在井冈山的水田里，还能捉到野生黄鳝，野生黄鳝分中、小个头，中等大的可用来做血炒黄鳝。将黄鳝洗净宰杀放血，盛血的碗里放少许陈糯米酒和盐，后将血拌匀，不让血凝固。黄鳝不再下水冲洗，剖肚除肠，为有嚼头，不剔骨，刺成块。在红锅里倒入茶油，大火爆炒鳝块，将水分烧干后放少许陈糯米酒和酱油，炒至七分熟后，放入辣椒、生姜、大蒜，起锅前将鸭血倒入，翻炒后装盘。

黄鳝无刺肉厚，肉嫩味美，在平时的生活中适量吃一些可以滋补身体，能够强壮身体。

1993年底，余华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活着》，他那时大概不会想到这部不到十二万字

## 讲故事的余华

傅小平

所以确实是写了很长时间。余华在《文城》上又一次践行了他在《活着》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其实不管对《文城》是赞许还是批评，读者大都认为它讲了一个好故事。先搁置好故事是否是好小说不谈，我们有必要先问问怎样才算文学意义上的好故事。在这一点上，我赞同潘凯雄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好故事”，不能简单等同于小说层面上的“好故事”。前者更多地诉诸之以“讲”，热热闹闹地讲，后者要义更在于“写”，它要求作家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体现在《文城》里，余华的语言是颇具诗性和张力的，但诗性在很多作家笔下往往会导致模糊，余华却让它走向了准确。而张力会让阅读的弦绷得太

## 小戏单大学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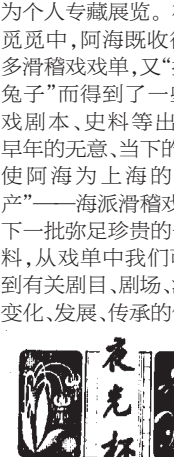
杨柏伟

最早的精神食粮是“小人书”——连环画，于是我们就都成了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刘旦宅、戴敦邦……的“忠粉”。不用对口供，我俩所看的第一台滑稽戏必定是姚周及“双字辈”诸位联袂出演的《满园春色》。“亲爱的同志们，伟大伟大！”是我们难以忘怀，可以原汁原味高仿的经典台词；至于黄永生的“毯子身上盖一层”、袁一灵的“金陵塔塔金陵”的唱词，更是我们烂熟于胸、张口即来的！因为阿海幽默的文风，显然是得到海派滑稽的营养。而当年那部《满园春色》，我是在九寸凯歌黑白电视机前收看的，阿海则是进剧场、而且买了一份戏单（当时应该叫“说明书”），层次比我高得多。

有一回上海图书馆采编中心邀请阿海和我参加一个老戏单文献收藏与征集的专题会议，他说起了自己收藏的一些滑稽戏戏单。前些时去银博，阿海给我看一份他整理的戏单目录，我被他惊着了。眼前的目录，从1950—1966年间的戏单已有约二十份，总量超过一百份。这些戏有我熟悉的，如《满园春色》《七十二家房客》《糊涂爷娘》《苏州两公差》《阿混新传》等；当然更多的是我不熟悉，甚至连剧名也没听说过。我也完全没有想到，那部《阿混新传》居然有多种、包括广州话版的改编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可真是海派滑稽的“高光时代”。

轻薄的戏单——当年不被重视的说明书，也有着蛮多的学问，比如烙印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满园春色》，戏单就有红、紫、绿不同颜色的版本。根据我最新的情报，阿海又再接再厉，收下了百多张“高精尖”滑稽戏戏单，使其专项收藏的品级

又有大幅提升，以我愚见，他已经占据了该领域的制高点。对他的执行力，我由衷佩服。于是，初议中的“一柜藏品”迅速升格为个人专藏展览。在寻寻觅觅中，阿海既收得了众多滑稽戏戏单，又“捞草打兔子”而得到了一些滑稽戏剧本、史料等出版物。早年的无意、当下的有心，使阿海为上海的“土特产”——海派滑稽戏，保存下一批弥足珍贵的一手史料，从戏单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剧目、剧场、演员等变化、发展、传承的信息。



夜光杯

紧，余华却用幽默让这种紧绷舒缓了下来，并有了弹性。所以说，余华至少是用好的语言讲了好的故事。而故事的好，也不只是在它跌宕起伏、悬念丛生，恰恰在于它同时让我觉得明白如画。以我看，写一个百年前的故事——那时的环境、风物人情都与现在相去甚远，远到足以让人生出隔世之感——能写得明白，就像裁剪一件饶有古韵的衣裳，让人穿着熨帖自然，是需要作家下功夫的。

余华一般只有真正心里有了底了，才会把小说拿出来出版。他坦言他会为自己的作品拉出一条平均值，感到一部作品能达到之前小说的平均值了，他才愿意出版。

## 纸寿千年

何秋生

所谓“纸寿千年”，通常专属历史悠久的宣纸。而我却想到人对“纸”的一种情感与祝愿。当然，情感中的“纸”也是宣纸。作为痴迷宣纸着墨的习书人，能亲临宣纸制作车间现场观摩宣纸制作，的确是一件幸事。去年孟冬时节，得益于“全国知名作家看安徽”采风活动，我走进坐落在安徽省泾县的宣纸博物馆。就在那一瞬间，我被“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的宣纸制作工艺所惊叹。一张纸从青檀树皮或沙田稻草中“化茧成蝶”要历时三百多天。其间依次

## “打鸟”断想

汤啸天

在摄影界的俗语中有一个不得不解释的词汇“打鸟”。“打鸟”是摄影爱好者约定俗成的词汇，意思是在很远的地方用长焦镜头拍摄鸟类。由于距离较远，这时拍摄鸟类的活动，像是打靶一样。

科学界把鸟类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生态环境是否合格的指示者。其实，人类的活动对鸟类生存环境的影响度极高，一定区域内鸟类数量和品种量的多少，是人与环境友好程度的标尺。唐代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既是对环境的生动描写，更是寄托了人类追求美好祥和的愿望。摄影人的“打鸟”首先是爱鸟，携带“长枪短炮”，随着鸟儿的生活节拍，起早贪黑寻觅鸟鸟的踪迹，不畏寒暑，忍受寂寞的原动力都是来自对鸟类的挚爱。

昔日，苏州河水黑脏臭时，鸟类全部绝迹。如今随着苏州河水逐步变清，夜鹭和白鹭已经随处可见，江鸥也偶有出没。鸟类重返苏州河不但标志着苏州河的重生，更是城市生态越来越好的鲜明标识。现在成群的夜鹭、白鹭飞翔，主要集中在梦清园附近。鸟类是生态环境不请自来的“代言人”，“打鸟人”则是人与鸟共生共存美好场景的捕捉者。

株水养万年青，则另是一番弄堂股实人家的景致了。

宅居高层长大的年轻一辈，颇多偏爱长餐桌基于圆台面。桌旗，其形如绶带横陈桌面，相比于满铺台布有以少胜多之美，再置以切花瓶插、蜜钱小食茶点，拉出满满的仪式感。餐桌够长的话，再能置个干泡台，让饭后茶余的回甘漾在微醺的光色里……

## 桌上的人生

林筱瑾

早年，我爱把旅游时见的美物“移植”家中，那年，荷兰梵高美术馆边，餐厅里的餐盘和面巾纸都印上画家的画作，品完美食，也把“印象派”一起打包入囊；而在一家西西里岛陶米纳的手绘瓷盘店，我消磨了珍贵的自由活动时光。后中年时

## 十日谈

餐桌的氛围

责编：刘芳



盆景

（油画）

李科毅

“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是最早记载宣纸的文字，继而细述了宣纸用于书画摹写之功用。面对造纸师傅，我顿感一张纸的成功竟如一个人的修为，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般的不易。就在观摩宣纸制作工时，我隐约想起儿时长辈们制作“毛草纸”的印象。我的家乡婺源曾是徽州一府六县之一，与泾县有着相同的徽文化与山风地气。甚至那些捞纸浆的竹帘子、泡纸浆的大池子和切割材料与成纸铡刀，我都依稀眼熟。原材料中除了青檀树皮、沙田稻草，还有当年生的嫩竹子。造纸工艺的艰辛，可以从“水深”“火热”四个字中悟到。“水深”是指“捞纸”，“火热”则是“晒纸”。与其说是“晒纸”倒不如说是“烤纸”。你看每一张湿漉漉的纸必由晒纸工用双手在滚烫的蒸汽焙墙上铺平烘干。晒纸车间的温度通常都在40摄氏度以上，盛夏的晒纸工完全是在围炉作业。相传东汉末年，有个叫孔丹的在京跟师傅蔡伦学造纸，师傅去世后孔丹力图造出一种更优的纸为师傅画像。踏破铁鞋之后，孔丹在泾县溪边发现一株枯树，树皮纤维被溪水浸泡得洁白如雪又细又长。孔丹灵感一现，剥下树皮，历经反复实验，终于造出新纸也就是

代断舍离观念当前，购物亦显意兴阑珊，但对和餐桌相关的小器物，依然“剁手”不止。莫非是祖宗发明的“秀色可餐”这成语惹的祸？

AI时代，电视不再是客厅的第一需求，餐厅也不必与客厅比美。窃以为相对于餐桌的器物之美，其在自己心目的location和所及窗景才是重要的。所以喜爱奚美娟主演的《妈妈》一片中，那张对着院子的餐桌，阳光而朴素，致人和谐宁静。

人生的悲欢离合循环往复，每个人最终与自己和解，爱自己才能利他。不妨就像一张静默的“餐桌”，守着自己的本色，以不变应万变迎来送往，咫尺中成就着自己的方圆。

现在养猪不仅仅是养猪，种田不仅仅是种田，大地上的盛宴是越来越好。请看明日日本栏。